

青年必讀書之一

一個奮鬥的美國人

上海國光書店印行

2.59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

一個奮鬥的美國人（全一冊） 實價 一角二分

編輯者 謝頌羔

出版者 國光書店

發行人 顏聽濤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山東路麥家園
國光書店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不
所翻
有印

小言

在美國的社會中很能感動人的青年，就是如同白克那種人，我們把他介紹給國人，原來的意思就是希望中國也能同樣的產生無數的白克。一方面要有青年如同白克那般的奮鬥，一方面也希望國家會給青年們一個『英雄用武之地』。

頌羔 一九三八年，十月，於上海。

白克的奮鬥史

白克是一個美國人，他在社會上的貢獻對於科學和物質上也許不能和愛迪生，福特那般人物相提並論，但他編輯的婦女家庭雜誌，成績斐然，早已膾炙人口，銷路竟達二百多萬，對於美國家庭的偉業，他也足以令人咋舌了！像對於市政，他主張把各個小城醜的地方照了相發表出來，這個實行了以後，各小城的整潔便大見改革。他感覺到家庭美術化的重要，便蒐集了各類美麗的圖畫，設法分配在各家懸掛起來。他又主張小家庭的設計，對於建造住屋有周密的計劃和實行，因之各家庭受益靡淺。所以他的地位也許及不上愛迪生和福特，但是他供獻的範圍普及全美，并且婦女家庭雜誌現在還是繼續出版，勢力很浩廣。只是我們所注意的却不在這些而在他的奮鬥的經過。他很窮，但是掙扎的結果，竟能擔負那般重任——作那偉大的雜誌的主筆！

(一)

在一九七〇年，白克的父母和白克弟兄二人從歐洲的荷蘭動身到美國去。他們在荷蘭

一個奮鬥的美國人

本來也很富裕，因為白克的父親不善投資，因之便衰落了。到了美國，他們便住在紐約的布魯克林地方。

白克在那裏念英文，因為他是外國人，所以時常受當地孩子們的欺侮和拳擊。可是他從小已很勇敢；有一次，他把欺他的孩子們的領袖也奉敬了一頓拳腳，那事鬧的可不小，但是以後孩子們都不敢輕易待他，誰也都佩服他了。

還有一件事，那時他的先生要他練習筆畫很討厭的花體字，他以為一無用處，所以並不遵命。他雖然受打和幽禁，可是還倔強着不動。隔了沒有多少日子，教育部風聞了這件事，覺得這字體確有改善的必要，於是採取了旁的式子。這樣看來，他從小已是一個很有主義，凡事欲求貫徹的人了。

在讀書的時候，英文既不是白克的本地音，他祇得刻苦研究，結果竟藝冠全級！他的父母出身不壞，對於自謀工作當然不慣的，白克因家中窮苦，所以在求學時已替人家工作了。他第一次是代一家麵包店揩拭玻璃窗，每星期祇賺五角錢。這事也是他自己尋來的。有一次，他在那家麵包店的門外玩，店主問他說：

『我們的麵包可好麼？』

他答道：『玻璃窗乾淨些，那末，麪包便好喫了！』那時店主叫他幫忙，他便在每星期二和五去揩拭。以後店務發達起來，他有時也應酬客人，並且把麵包包紮的很好，所以店主加他一元錢一星期，要他不在讀書的時候也去助理。店中也有賣剩的麵包，他便對店主說：

『麵包賣不掉便廉一些賣給我。』店主當然答應他，所以他除了薪金以外，還得帶一些價廉的麵包到家裏去。他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自己玩玩以外，課餘總是去的，可見他在幼年時已能自謀生路了。

(二)

白克的第一件事是揩玻璃窗，愛迪生的第一件事是代人喊賣報紙，福特呢，是做修表匠。這些事都是一般纨绔子弟所不屑幹的；但是只要誠實，第一件事無論什麼都可以做得。第一次幹了什麼，並不是鎖上了鐵鏈一般，一生一世定要做它的；并且低級的事情也能升高，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低就些也不妨。

做爺娘的也許對年幼的兒子做了低微的事情覺得可憐，可是葉落歸根總還是教育他。

把他養成了良好的習慣。像白克除了有耐勞，儲蓄等美德以外，他的工作還促成他有了見機而作的本領。在夏天熱蒸似的氣候裏，人們都喜歡吃涼快的東西，因之他在揩拭玻璃窗以外，便到那遊戲場等消閒的地方去賣冰水，一分錢一杯，很賺錢。旁的孩子看了眼紅，當然學步的很不少。他見得有人和他競爭，便改變方針，把冰冷的檸檬水加了糖去兜售，每杯三分。那是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下午去做的，於是每星期可以多賺六元金洋。他年紀還小得很呢，可是已有這般值得稱頌的地方了！

機警是白克的特長。有一次他看見許多小朋友開會，便寫了一段新聞去投稿；翌日竟蒙登載在報上了，他快活的跳起來。那新聞寫的很特別，把小朋友所有的姓名都記錄在裏面；小孩子們的親戚朋友，看見有小朋友的姓名，於是紛紛購閱，那報紙的銷路多了不少，報館裏竟答應他寄登這類新聞，每行三元。白克很忙，來不及的時候便派人赴會代筆；沒有多少日子，每行新聞又加至四元。

這時白克雖然僅是一個小小的學生，但是已粗具了新聞記者的風度。在他的家庭裏並沒有那樣的人，那全在他年幼時的識見超卓，對於探訪新聞又多興趣，以致培成了他來

日成功的基礎。

投稿新聞比賣冰水當然好得多，所以他進行的也不遺餘力。他小小的頭腦裏沒時不渴望着想側身到這種事業裏去，無孔不入的尋求着門路。他的主日學校裏有一位先生，白克要託他介紹到報館裏去，常常親近着他，上學校的時候也陪着他的兒子同去，處處接近他。原來那位先生是在報館裏辦事的，白克也是要探聽那裏的情形和消息。

以後遇到有主筆，作家，以及有關係的人，他都摯誠地請求他們做朋友。有一個主筆的女孩子，白克似乎很愛她，但是他的目的呢，還是要和她的父親做朋友。他從小就有這樣的志氣了。『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話彷彿是爲他寫的。

白克忙透啦！做麵包店的事，分報，賣冰水，有閒空還得做訪事；那裏有時間讀書呢？他的功課所以僅求過去，成績遠不如前了。這情形沒有繼續到多少時日，他感覺到書本生活的乏味，想在動裏尋求切實的學問，所以在十三歲那年便離了學校，大概中學還只讀了三分之一哩。

一八七六年八月七日，禮拜一的上午，他正式到一個美國極大的西聯電報館裏去當雜

差，薪俸是六元二角半金洋一禮拜。

這事倒也值得提起的，在同年同月同日（即一八七六年八月七日），在波士頓地方生下一個女孩，她是婦女家庭雜誌主翁的獨生女，當然也是個富家女了。她比白克小十三歲，後來嫁給白克的。

(三)

從經驗上說起來，做人要出類拔萃，出身須得要早，從小就得養成專一的興趣。福特從小就歡喜弄機器，玩造小汽車，愛迪生幼時也喜玩試驗，專意在物理化學裏，甚至把房子都炸壞。白克從小便喜歡探訪新聞了。

他一方面努力着他的職務，但是他雖然已離開學校，也沒時不感覺着本人學問的缺乏，不怠地自行研究。

白克所最喜讀的是傳記和百科全書。有時他讀到愛迪生，林肯那般人，見得沒有在學校中受過高深的教育的人也得名，他的希望於是很奢，格外的自勵不倦了。沒錢買書便硬省出錢來，他吃三角錢飯的便吃二角，紐約到布魯克林有十五哩，有時他也並不乘

車，省下錢去買了一部百科全書。

真的，許多萬眾仰望的偉人出身也並沒有比他好。白克讀到卡飛爾總統從小是一個農夫，他很疑惑了，便寫了一封很客氣的信去問他。總統居然答覆他說那是真確的。白克很快活的把覆信去給他父親看；他父親說總統的信是很寶貴的，就命他好好的寶藏着。

這次以後，他便得了暗示，以為旁的人物也能寫信去，於是查了百科全書的名人錄，不時寫信去問些什麼問題。他已有了積郵票的習慣，到那時他也積起信來了。像世界聞名的郎匪羅，騰尼孫，喜替厄那般西洋詩人和文學家都有覆他的信；有許多的信當然很有歷史上和討論上的價值，他有時也去登載在報紙上。刊登了以後，就惹起了全國人的注意，報館裏竟派員來拜訪白克，要登他其他的信，旁的報館來接洽的也不少。年少的白克這樣竟蜚聲全國了！

差不多誰也都知道白克是專於受信和積信的人了，往往有什麼大人物到了那裏，都想看見他所有的重要的信。白克也時常去拜謁他們，接見他的都是些總統和將軍那般人物；他們看白克很誠懇很有希望，當然也不虧待他。

他們住的是高廳大廈，全是一些金碧輝煌的大旅社，白克進見時自然很難，他見了飯廳等偉大的佈置，簡直像置身在天堂裏了。白克很想有一天他也得與他們同桌吃飯。

有一天，理想果然成了事實，格蘭特大將夫婦要看白克的信，竟然真的接他到客廳裏去吃飯了。他穿的很襤褸，個個人的眼光都集中着他，他的魂早就嚇走了。他自己也說：「以後所有在大旅社裏吃飯的事全都忘了，惟有這次的情形沒時不縈迴在頭腦間。」但他所記得的也模糊得很，只是些談話的聲音，祇知道是吃飯，什麼味兒都沒有感覺到。飯後，他們夫婦把桌上的葡萄乾等果品全倒在籃子裡送給白克，叫他帶回家裏去吃。離開時，格蘭特夫人要白克送給她一張相片；白克就到一家很小的照相館裏，很小的一張丟送給她。他們呢，却回送了他一張很大很大的相片，並且說他們和他交換相片很是快樂，不過他們又笑着說：「我們的相片被照相館印的太大了。」

因之，白克也時常看報，想再得到相彷彿的機會。他也見過林肯夫人，得了她的簽字以留紀念。但是也有人祇是對白克略事應酬罷了。

白克這種行為，顯然有「崇拜英雄」的動機，時時想交往聲望隆重的人；他自勉向上

的用心也可見一斑了。

(四)

白克的機警還得從這件事上看出來。

他有一次偶然在地上拾起了幾張香烟牌子，在那上面都印有偉人的肖像，但是背後却空白了什麼都沒有。他便想到了一計，把香烟牌子帶到發行那東西的香烟公司裏去，向負責人提議在那偉人的照相背後，應當寫他的傳記。香烟公司裏的人很贊同他的意思，並且請他辦理，每張酬金十元。白克也就接手下來。

可是那寫的東西太多，白克竟覺的來不及，他便請了四五個小朋友代寫，每張給他們五元。寫了幾百張，賺的錢當然很多。這樣，他得改削他的助手所寫的草稿，彷彿已練習着怎樣做主筆了。

白克深深的感悟到要長進定要學習，所以他還到青年會裏去學速寫和打字，同時他以為進步太慢，因之他還到旁的學校裏去學。青年會裏的教員都驚異他學習的神速，豈知他不祇在一個地方學習哩。

那時打字機還沒有改良到怎樣好，可是白克還能速寫，所以已很裕如了。布魯克林報館風聞白克能夠速寫，便聘請他做訪事。當時有二篇很重要的演說：一篇是格蘭特將軍的，他說的很慢，筆錄時很方便；一篇是嘿茲總統的，他說的既長且快，各訪事竟無從下手。報館裏所要的決不是殘篇斷簡，白克沒有記錄那總統演說詞的全璧，心裏那得不着急？

白克的機警頃刻也不放過他，演說完畢了，他便去見嘿茲總統，訴說他沒有記錄他演說詞的全部，並且說他還是新任的訪事，這麼對於他的地位是很危險的，所以要求他幫忙。

『你可否等幾分鐘？』嘿茲總統對他說，『我得先問你，我在宴會上演說時，看見旁人都喝酒，惟有你^不喝，這是爲了什麼？』
『恐怕誤了事呵！』白克很恭敬的回答說。他有時也喝一些，可是在那夜以後，他決心不再喝酒了。

總統聽了很喜悅，便問他的名字，並且和他坐了車到總統住的地方，把寫好了的那篇

演說詞給他，說最好把稿子抄了明天去還他。那晚時間已很遲了，總統問他說：

「明天什麼時候你到報館裏去？」

「在清晨八時半，可是你不必顧慮到我的時間。」

「那麼，就不必還了罷。」總統很憐惜他似的，以為他來不及抄寫；但是白克還是抄了準時去還的，可見這孩子辦事很細心。

翌日，各報都刊上了那一篇偉人的演詞，可是對於嘿茲總統的呢，只有布魯克林的那一家完全登出，其他的報紙祇是寥寥數語。

當時白克接到一封信，那是嘿茲總統請他在那天八時半去吃夜飯。這事對於白克很覺得奇怪，但是也榮幸之極！十六歲的孩子，有了這個天賜的機會，那得不去一嘗風味？

「總統在家麼？」白克到了嘿茲總統的住處，問他的門房說。

「總統正等着你哩！」門房說。白克怎樣的光榮呵！

在晚餐時，二個人很歡喜的談笑着。白克把他過去的經過，怎樣買一部百科全書，怎樣喜歡研究偉人的傳記，格蘭脫將軍怎樣請他同桌吃飯，一件一件的都告訴他，二個人

竟繼續地談說到二小時多。

白克所以有這麼一個機會，還是因他不喝酒。不喝酒算不了什麼大事，但是却引起了這個大機會。做青年的那得不牢記，些小的事也不得不注意，同時不喝酒是一種好習慣呢？

(五)

白克不但和總統將軍等人做朋友，也很喜歡和文學家接近。不但在布魯克林當地，他也到波士頓去拜謁名人。未去以前，他總是先寫信去的。白克雖然很年幼，但是因他摯誠可親，所以他們都願見他。他也積了些錢備作旅費。

第一次，他寫信給詩人和謨茲 (Holmes)，說他什麼時候都得抽閒去見他，就是在吃早餐的時候也可以。和謨茲就答應他去吃早餐，并且說他可以預備些當地的土產請白克。

翌日清晨七時半，白克就到了那裏。那時正是吃早餐的時候，二個人便同桌坐了，吃吃笑笑，說了許多談諧的話。和謨茲問他去的緣故；白克說他想學些秘訣，怎樣才能得到勝利，并且說他讀了和謨茲的著作，很敬仰他，所以特地去拜訪。

他們吃畢了早餐，和謨茲把他領入一間木工室，奉動着笑臉說：

『我還是一個木匠哩。』他又說他算得是一個醫生，那木工室彷彿是藥間，每天工作二小時，得把腦筋洗刷一下；做一首詩和做一隻椅子是二種絕對不同的事，因之便得調劑口味，身體也極有裨益。

『你得牢記，不要專做一件事。』和謨茲很正經地提醒着白克，對他說在做事的時候須得散散心，做做旁的事，養養氣力，精神常有新的趣味，身體便不易勞乏。

說畢了那些，和謨茲引導白克到當地的查利士江沖去玩。那江很是寬闊，江邊的樹兒在早晨的陽光裏搖拽着，流動的江水上又像鋪滿了碎銀。到了冬天，那江會冰結起來，人們可以穿了跑冰鞋，從這岸溜到那岸。和謨茲也說在夏天和春天裏，他都很愛它。

白克聽得神往，一會兒又問他最喜歡的詩是那幾篇；和謨茲沒有不一一答覆他的。白克又問他有一篇極好的詩是怎樣做的；和謨茲說：

『那是自然而然的寫成的，當時就像一隻飛馬忽然的在腦裏急馳而過，我以把牠捉住罷了。』

說時有人把和謨茲所著了出版的書送來，那書很精緻，小小的，裝訂的很美麗，那人是來送六部給作者。和謨茲便送一部給白克，並且在書裏題了一首詩。白克很感謝他，稱他是很少見的好人。

「也不十分好。」和謨茲說。「我呢，死也快要臨到了，但是我很喜歡看見你有這般欣賞文學的精神。」

後來白克說他還得去見郎匪羅 (Longfellow)，和謨茲便把白克送上車子，代他付車費，囑他回家前再去看他，說他很喜聽白克和他人交談的說話，也請他代望郎匪羅。

可見作者在書中的情形像很嚴重，但是實際上都很懇勸。青年人應當常和他們談談，不要愁慮他們會拒絕你，誠懇的態度是誰也都歡迎的。白克能成主筆，也因他有勇氣去見偉大的作者。

(六)

白克幼年時也曾誦讀過郎匪羅的名詩，濃郁的詩意沒時不繫繞着他的心頭，這次特地到劍橋地方去看他，也寬潤他久仰大詩人的渴念。郎匪羅呢，雖然已很年老了，因是

童心尚在，很愛小孩子，所以白克去拜訪他，那是最歡迎不過的事了。

白克會見詩人的時候正在上午，當時有郵差送信件去。

「祇能請你稍等一下了。」大詩人理着重要一些的信說。他隨手拿起第一封信，那是一個小姑娘寫來的，要他送給她親筆的簽字并題一首詩。詩人問白克題什麼詩。白克便背誦詩人的一首小詩，詩人却不記得了，便依着白克的背誦筆錄在一本書上。

「你的記憶力很好呢。」詩人寫畢了，稱讚着白克，他便把那一首詩贈與白克。白克謝着受了。詩人同樣的又寫上了一首去寄給那小姑娘。白克見他和藹仁厚，覺得很快活，他說：

「可是你常對人簽字題詩不太忙了麼？」

兩人說他年老了也沒事幹，做做也好；不做呢，未免太使人失望了。同時，其他要求他簽字的信也有，他一封一封簽着說：

「只是我的字跡並不怎樣好，若是我還在念書呢，寫字的分數一定是很少的。」

在那堆信件中間，也有遠自歐洲來的信，白克很奇怪，郎羅說全世界都有信給他。

「你積郵票麼？」詩人問。

「積的。」

有一封信的信角上貼着的是荷蘭郵票，白克說荷蘭便是他的血地。

「那麼你懂荷語麼？」詩人問。

「懂的。」

詩人說正要覓這樣一個人，於是把他一首荷譯的詩要他讀。白克讀的娓娓動聽，詩人欣賞着說：

「你讀的真好聽呢！」

「那是你老人家做的好。」

「倒並不，實在還是荷蘭字的音調好。」詩人說着笑起來。「可是我自己著的詩還聽了不懂呢。」

白克鼓動着他伶俐的嘴唇：「足見你的詩風行全球啦！」

女傭來了，說午餐已經預備了。詩人便領白克去洗手；他們走進一個房間，詩人說：

「這一間華盛頓總統也住過的呢，只是他用的木梳已壞了，所以已經換過。」

白克聽了，洗洗手，梳梳頭，覺得榮幸之至！

飯前，詩人要他用荷語禱告；那裏從沒有人用荷語禱告過，詩人聽了當然也很歡喜。在用午餐的時候，白克說了些荷蘭的事件，詩人說了些寫詩的事，說的都很投機。

飯後，詩人領白克同到劍橋地方的街上去閒走走，說些那裏市街的情形和歷史上的古跡。近暮了，白克說要回到旅社裏去，詩人說：

「晚上波士頓還演戲呢。」詩人便留住白克去吃了晚餐，以後又到那戲院裏去。那晚演的是喜劇，很好玩。和白克說笑的其他詩人也有；那次白克自然得盡量的放懷一下。他們看罷了戲，詩人也親自送白克到旅社裏。

這裏可以看出白克年幼時已和年長者吃飯看戲，應酬在交際場中了。白克很少年老成，交友的手段也來得，應對中也很博得對方的歡喜，這些是我們青年人可以摹倣的。白克一生的成功，也因他善於交際；可知交際是一條奮鬥中的出路，是一個飛黃騰達的秘訣！

(七)

翌日，白克去見腓立布魯克。布魯克是住在波士頓城裏的，他是一個有名的牧師，全美都有他的聲譽。

白克去見他的時候，布魯克家裏的傭人說他並不在家；他家裏的傭人可不像普通的家僕胡言亂語的，白克知道布魯克出去了，也就坐着等他，看看書房裏所有堆列着的書籍。坐了一小時多，布魯克來了，他們便寒暄了一會；他看見白克正在看書，便問：

「你歡喜看書麼？」

「是的。」白克說着，想起了昨晚戲院裏有人對他說的笑話，他就接下去說：「昨晚有人說乘着書主人疏忽時可以偷了走的呢。」

布魯克玩笑着說：「那麼你偷麼？那人太不行了，竟像愚人偷書。」他又像很正經的說：「我真愛書本呢，他們是我的不會說話的朋友；你想怎可以偷去呢？所寶貴的倒是書本中還有不少的筆記哩！新書簡直沒用；有的人用書不歡喜筆註，那是不對的。只是看看有什麼用？書本裏有什麼對我說，我也應當回答它，把感想和批評筆記下來才是。」

說着他又取出幾本聖經給白克看，有的註得密如蟻羣，全書沒有空白的地方，正可以看出讀書人研究的專心，有的是他帶到禮拜堂裏講道時翻讀用的，所以沒有註。

「註書是很好的呢，」他又繼續着說，又一本一本的授給白克看。「這樣做了很會產生新經驗。你看，這裏的書都有註筆。有的人會把它們去登在報上，但是我太忙了；事情多了，很容易一事無成；我呢，專心在教會工作裏。」他潤了潤嘴唇說：「哦，我說的太多了，應得輪到你說了。」

白克便開始講他拜訪名人的經過，說了好一會，他說還得去見愛默生。

「很好呀！」布魯克說，「但是走了這許多路也只看了這幾個人。」

「已叫我滿意得很啦！」白克搶着說，他又像想着了什麼，很自謙的說：「你很忙罷？多說了怕會妨礙你的事情麼？」

「這時很空。」布魯克說他上午的事都已弄完，祇有一堆信還在桌子上，他說是早餐前到的。「請你等一下。」布魯克拆讀着信件，但是還不時說話，問白克是不是歡喜看書，有便不妨常去，問他是否做新聞事業那一般話。

『星期日寫報上的東西算不算犯罪的？』白克蘭。

『那可不打緊。』布魯克回答說那些全在報紙的本身，星期日的報紙辦得好的也是以引人爲善，若弄的污穢卑鄙，那麼什麼時候都不好。

白克蘭請他能否把他這意思寫了登在報上，布魯克說他不十分喜歡登他的名字，但是他還是應許白克蘭去登，只是要他在未登載以前把草稿寄給他先看過。白克蘭也遵他的命做了，布魯克很滿意的覆了他，并且很感激他能把他的意見刊出。

白克蘭在他所著的書中說布魯克很偉大，對待小朋友也謙讓備至，身體魁梧，目光有神，在白克蘭的腦裏留着一個很深的印象。那次訪問，白克蘭說了許多話纔欣快地告辭出來。布魯克問他是否去見愛默生，并說愛默生老邁龍鍾，神智已很不清，恐怕去見了也得不到什麼。

白克蘭備了介紹信去見愛默生，起始遭人拒見，白克蘭把布魯克的話說了一篇，說不致會驚動那老人家，後來才允許他進去；但是愛默生畢竟老了！白克蘭請他簽名，他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說：

「你先寫了一張給我抄罷。」

白克寫了一張，他抄也抄不像。但是一忽兒他神智頓時清楚起來，擊出了一張紙頭，很自然的重寫了一張，一字不錯。

愛默生實在太老了，心理無時不在變態中。白克去會見後五個月，愛默生死了；送他壽逝的人看見他的狀態很難過，個個流淚！

白克的機警誠堪服人，老得像愛默生那樣子，他也有方法對付，得以簡單地談一會，還請他動筆簽字！

以後，白克又去見了多少人，才回到布魯克林去。那時雖在晚上，但他並不乘睡車；他備了的資斧已盡，祇得在普通車裏孤坐一夜，編輯着他所得的資料。

(八)

白克對於報館事業的興趣特濃。他十八歲時死了父親，擔負加重了不少。他們經濟上本來很拮据，父親的保險費也祇能用於喪事。白克弟兄二人又很孝母，所以只得刻苦地把門戶支撐着，不致使她感到不平安。

他們在晚上也得做工。白克有時到戲院裏去，歸家後寫了戲評去登報。有一次他沒有去，就寫了幾句去敷衍塞責，那知事有淺巧，他許說的伶人那晚却臥病在床上，沒有演戲，他遂因之被歇。

白克得了這次做戒，便從此不再做欺騙的事了。報館裏見他立地悔改，所以仍許他復職。那是記者最易犯的毛病，白克的知過立改，足稱青年們的表率！

起初，白克少經世故，當然祇能做些小事情。他在戲院裏看見戲目單印得很大，並且除戲目外竟一無所有，閱者當然感不到興趣。他便去對經理說那東西應得印的小一些，並且裏面也應得加些旁的稿子進去。經理採納了這意見，也答應他的請求叫他去辦。他得了辦那印刷品的專利，所賺的也不無小補。其他戲院也真不羣起仿效。白克的獨具隻眼，當時誰也都欽佩他。

他後來因為辦戲目報沒有多大意味，便賣去專權，另外與朋友去合辦雜誌。他雖年輕，但是已感到合作的效用。

辦這雜誌他的起點是這樣的：有一位著名的俾折（Becher）牧師，他把每星期的傳道

區都印成小冊子，白克看見了以為太小，這便促成他去辦雜誌了。

在這雜誌裏除開一欄作俾拆牧師講壇以外，也印其他的著作。白克請他從前的朋友像格蘭特、嘿茲等名人也義務寫些作品，於是這雜誌竟聲聞日增，銷路大廣！開始時是白克弟兄二人合作着包裝，步行携到郵局裏去寄的，後來也坐坐車子，更後便借用送郵包的車輛去寄，幾個星期以後，竟用一輛馬車去寄了。這種寒暑表上昇着似的進步，正可表示他辦事的幹練！

這樣，白克便盡日無閑，星期日的晚上也不得休息，因他日裏仍去幫人家做書記等事情，晚上做主筆，請名人著作論文，討論各項重要問題。雜誌的名望漸廣，他的忙碌程度也同時增加。

他日裏的事情還不肯放手，因他須得按月有一筆的款，雜誌的地位還不穩固。他們雖然碌碌終日，但是還不足開支。

當時白克的父親過世時，有一個律師叫揆立的會來清理家務，他看了白克家況不佳，便請他去幫忙律師的事務，多賺一些錢。有一次，揆立看見白克的雜誌內容很好，也便

介紹了不少的定戶。白克幫着律師事務，同時也讀些法學書籍，雖沒有成律師，但是很有補益。白克自己也說一個人至少須讀一年法律，做生意才不見吃虧。

在揆立律師事務所裏常來的，有一個銀行家叫哥爾特，他見白克速寫很快，也請他幫忙銀行裏的事情。一個機警的人到處會顯出他機警的本領來，白克在那新環境裏也學着賣空買空的投機事業，他猜的竟是百發百中，所以也賺起錢來，甚至他主日學校裏的教員，教員的親戚朋友都跟着白克的猜測賺了不少的錢。白克悟到這個冒險太大，且慮重見他父親的覆轍，所以便決計不幹。哥爾特要他做一個銀行家，說報館事業是文巧弄的，但是白克富有決斷能力，勢利所不能掀動的，他還是走向報館事業那條路上去！同時他也辭去揆立律師的事務，覺得在那裏試誘太多，有引入歧途的危險。他和揆立的感情很好，以後白克有一個兒子的名字也題做揆立。

這個時期是白克的一個大關鍵。做銀行家呢還是做主筆？在白克的頭腦裏，多少經過一番鬭爭；但是白克素來實事求是，不尚空泛的，他情願選擇那遙遠而實際的路走。他決志做一個主筆——哥爾特雖愛白克的能幹，善誘不倦，其效用也只等於葦葉上的風聲。

青年們到了十字街頭，往往會疑雲蔽天，但是我們應得不忘素志，不要爲環境支配，要支配環境而牢記着本來的任務。

(九)

白克現在日裏正式在一家書坊裏當書記，這樣他便常得和書本接觸了；這事他自己也覺得和他的性情很適合。晚上呢，他依舊和朋友合作着辦雜誌。

本人切心負責的事，往往容易見效，那雜誌經白克和他的朋友努力經營，并且又有幾個有錢的朋友作後盾，當然一日千里了。不久就有一個富翁要買那雜誌的所有權，他們就答應了讓出，得了不少代價。後來的主人把那雜誌改了名，仍請白克做主筆。白克呢，以爲爲人作嫁，處處會受人的牽制，所以那報館主人請了三次之多，他也沒有接受。白克於是想設立一個通訊社，作他晚上的工作，把消息和著作彙集了同時送給各報，也請青年朋友幫忙搜集各項新聞，有時請俾拆牧師也寫些文章在裏面。俾拆牧師很出力，白克也給他相當的酬勞。

白克既常和俾拆牧師來往，自己的人格在不知不覺間很受俾拆牧師的導化。俾拆牧師

待人很良善，思想也樂觀，辦事很有信用，白克受他的影響很大。他不時和他到街市上去走走，逢了俾拆牧師的朋友，俾拆牧師總是介紹給白克的。平日白克不留意的事，俾拆牧師也時時提醒他，像他有一次指着榮攏說：

『你看，那榮葉的顏色翠綠的多麼鮮豔呢；你看這蘋果又是多麼動人！』

這樣的話把白克素日感不到興味的事物，也產生了新意味。白克從俾拆牧師那裏得了許多朋友和經驗，通訊社便發達的更快。在白克長大時，他也常常記得這位牧師；的確，不但在事業上，並且在人格上，白克永遠也忘不了他。

這個又是青年人的殷鑑，他們應得常和長者做朋友，在精神，經濟，事業，品行各方面都很有益。白克日後的成功，俾拆牧師的贊助也不可磨滅的。

準備完畢了，白克和他的兄弟便在紐約借了一間房屋，那通訊社也正式的開了幕。白克裏，白克仍是一個書記，所以事務十分緊張。

這時的婦女問題在白克的腦海裏漸漸的活動起來。他看見當時美國的婦女並不多看報，他想了又想，研究着這個緣故；後來在他的通訊裏特闢婦女一欄，把極有興趣的資料

加進去，也請一個有名的女作家寫文章。他的通說遠播全美，有九十個報館都登他的稿件。這婦女欄竟全美風行，他又加請男女作家爲該欄著稿。在美國報上有婦女一欄，在當時還是創舉！

白克把全美的婦女都轉過頭來，把看報紙算是一件重要的事，同時報紙當然也多了新的銷路。以後各報對於婦女欄相繼仿行，互相競爭，但是白克所發出的稿件，其取材的得體，資料的豐富，還是首屈一指！

白克的能幹是多麼值得讚美呢！

(十)

辦報紙雜誌能到發達的地位，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國賺錢的雜誌報章可說沒有，在美國也是一樣。白克把雜誌乘機讓售，也有他的苦衷；承售的也往往辦不好，不久又轉讓給旁人。可見辦雜誌很易失敗，我們不能想白克辦雜誌很容易而忽視當時的困苦。

白克的所以幹練，正因他能多有變更去適應他的環境，可是他的大懷抱却絲毫不爽。

他發的通訊裏，添加婦女欄以後，不久又闢文藝一欄，專載各項文藝作品。他的明哲的眼睛時刻注意着四周的需要。

白克那時年二十一歲，在當時一八八四年正月裏，他白天的事便調到查利斯克立布魯書店裏做書記，薪水比較的大一些，但也只有十八元三角三分一星期。做書記有這樣的薪水雖已難得，但是白克作事的經歷已很多，努力奮鬥的結果，美國人知道他的也已不少，但是他在經濟上還不足過去；奮鬥的苦況便是這樣！

因欲支撐門戶，所以白克在晚上還是不得停息，依舊勤勉工作；他的掙扎雖烈，但是本人的興趣却濃密有加！

現在他做的那書店規模很大，作者也多，所以白克得有更富的經驗，認識更多的有名作者。同時他也寫寫廣告；他以後的廣告本領便是在那書店裏練就了的。

有名的作者像史蒂芬孫，白克有時送稿件去，藉此也得和他交談。史蒂芬孫寫稿件，常常改，改的很當心，的確是第一等作家。有人說得很不錯，「寫時容易讀時難，如在落筆的時候多用苦工，那麼對於讀者也意見便利。」史蒂芬孫還有一種好處，他把人家

讚賞他的話全不放在心上，專意研究他文章的出神入化。白克時時注意着各作者的美點；這不過是一個例子，他達到其他有名的作者也很不少。這個也正是預備他做大主筆的好機會。

在這個時期裏，白克奮鬥的很近尖銳化，他只知道往上走。他辦事很熱心認真，在書店裏做書記時出手很快，有一次店主人要白克依他的口述寫幾封信。第二天店主人到店很早，以為白克一定還沒有書寫完畢，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一堆寫得完美的信已呈放在他的桌子上了。他問白克，白克說在昨晚都已弄好，隔了時日怕會記不清。店主人很稱讚他工作的迅速，立刻增加他的薪水。

對於工作，人們往往都計算着時間，但是白克很重視工作的本身，工作沒有完，他也只顧做下去。青年人百分之九十九都厭惡他工作的乏味，他們往往想動了些主人也是漠然不知的，所以都度一日是一日，什麼都沒精打彩了。白克可不是這樣啦，他以為工作是爲了自己，工作足以養成本人的奮鬥；世界上沒有饒幸的事，有幾分工夫便生幾分效力，得享盛名的人全是刻苦於工作的人。

白克對於名人，都學得他們成功的大綱，他不但得了做事的經驗，并且也練成了他的
人生觀——工作！

在那書店裏，白克很得主人的器重，以後在白克離店要去當雜誌主筆的時候，店主人
很捨不得他，苦苦地還想留住他。

他因為對於工作的出力而至日後出人頭地，又是青年們一個切實的例證。

(十一)

有一次白克遇見一個女伶，他爲她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報上，結果博得閱者不少的好
感，對於白克自然很勝利。那女伶便請他做經理，允許他很大的薪金，并且得有遊歷全
美的機會。他想了有這機遇，心中便躍躍欲試，便和他的母親商量；可是他的母親以爲
不可。他因他母親作梗，當時很覺失望，但是終於聽了他母親的話，沒有去。這也是白
克的一個關鍵。這次他母親的意見很有理由，因爲白克一旦側身舞台生涯，那麼他已往
的奮鬥豈不全付東流，再難趨近做主筆的一條路了？白克當然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便接
受了他母親的勸告。

以後便是刻替斯請白克離開波士頓到菲列得爾菲亞去當婦女家庭雜誌的主筆了。

白克的朋友們和他的母親得到了這個消息竟都叫白克不要去。他的朋友們的意見以為菲列得爾菲亞是一個小城，離了紐約大城到那小地方去是不值得的。他的母親呢，當然因為不忍白克離開她。這些理由自然難以折服白克了，在於白克，大城小城是絕對沒有關係的，只要心志專一，什麼地方都有燦爛可觀的一天。但是他也沒有就去，經了一個長時期的考慮，起初只投投稿，再去把實際的情形參觀一下，後來覺得各方面都很有希望，於是便接受了刻替斯的聘請。

這事便成了白克一生的重大事業；這婦女家庭雜誌的主筆，實在不容易擊得上手，白克已往的努力像是全爲了這重大的職務作着預備罷了。

在白克以往的幾年中，他也碰到了不少的釘子；他有時寫了名人的意見，那名人竟欲提起訴訟，不承認白克的記錄。白克的確經過一番困難的，刻替斯所以認識白克也因他編輯婦女欄和文藝欄很有成績，也是因他有刻苦經營的決心。

運氣是一個人奮鬥的結果，不一定經人介紹，自己也得出機會的。白克不過區區一

個書記，但是因他奮進不已，所以他有這麼一天。

那雜誌本來是刻替斯夫婦辦的，創於一八八三年，到白克接手時已有六年的歷史；但是在這六年中間，進步很快，白克開始編輯的時候，已每期出至四十四萬。刻替斯夫婦辦的時候，女的當主筆，男的專作印刷的事務。白克來後，更提高它的地位，發揚光大它本有的基礎，每期出版數竟達一百萬至二百萬！有人以為婦女家庭雜誌是白克隻手創辦的，那也是誤會。

白克榮任主筆一職，也受盡人們的批評。有人以為這算得什麼？婦女雜誌應得婦女當主筆；並且白克並無家室，還只是一個光棍，懂什麼婦女問題，家庭問題？但是白克也不顧旁人的非難，我行我素的只是幹；他心中也有相當的理解，以為婦女雜誌的支筆也不一定都是婦女幹的，有許多婦女的事情實際上並不是婦女做的；音樂近女性，但是音樂家多半是男子；做衣服也近乎婦女幹的，但是裁縫多是男子。

辦雜誌當然也不一定有呆板的方式，白克憑着他的精神和他的經驗，自有他的新方法。白克的最後目的並不在辦報，是在改造美國的婦女生涯，把各個有關係于婦女，家庭

的問題都求個徹底的解決。他也要美國的婦女明瞭一種刊物自有它的領袖，他和讀者也自有密切的關係。在以前辦報人和讀者的關係很疏，看報以爲只是讀者個人瑣屑的事情。·白克先研究了這心理上的錯誤，以爲辦報人和讀者，只是平等朋友，並沒有尊卑之分，也以爲一報的興衰全在主筆身上，主筆應當促進讀者和辦報人的關係。白克的第一步工作便在雜誌上出了以下幾個獎題：

一。本雜誌所有各項，你最喜歡什麼？

二。本雜誌所有各項，你最不歡喜什麼？

三。那一種題材是本雜誌所沒有而應當加入的？

答覆的人多至千萬，白克都親自研究分類，作成統計，根據他所得的結果供給雜誌裏的材料，並且更依普通所希望的，再加以提高，致有引領讀者興趣上昇的可能。

白克所以得能成功，也因他對於本身問題能用科學方法，研究讀者心理，知道各方的優劣，得一個選剔的標準，並不是一般不加思索的人所可比擬的。

(十二)

一個奮鬥的美國人

白克當主筆本有許多不十分相稱的地方；他對於婦女問題很多隔膜，本身並沒有姊妹，也沒有妾親，從小便住慣在家裏，全沒有和女子社交的機會，對於婦女的需要算得很茫然。他的工作因之非有許多女子的贊助不可。

但是有一件却很好，他對他母親因有很深的關係，對於家庭問題便有實際的訓練；他也供給家庭的開支，助理家中雜碎的事務，解決家庭間各項問題，很能負責，并且也很感興趣。

所以白克當主筆後第一個感覺便是在美國的母女間沒有密切的接近：女兒的事情不多對母親陳述，母親也不瞭解女兒的情形。他便特闢一欄，專作婦女詢問各項問題的用處。這欄的第一篇是他自己署了一個女性的名字寫的，結果便引起了讀者們不少的注意，來信詢問的人可不知多少。白克全把那些信件去給他母親看，他母親也沒空去一一的研究，白克也不十分懂得被問的情形，於是只得請馬倫女士輔助。這樣做了十六年，很得勝利，收到的信共有十五萬八千封，每年的信平均有一萬封，白克全用書肥助理覆信。美國人對那用假名作信的人起了很熱誠的崇拜，婦女問題也便引起了全美濃厚的研究。

如發生了旁的問題，白克無不請人幫忙，有時請了三十五位主筆助理他各部的事務。白克所要他們留意的，第一件事便是要迅速去答覆人家的來信；他們和讀者的關係於是便蛛絲網一般密聯着了。

白克所主理的報館，這樣便不僅發行那偉大的雜誌，並且成了範圍廣大的通訊機關和美國婦女的總會了；那婦女家庭雜誌不僅是雜誌，也是那婦女總會的機關報了。

白克在他各部裏都聘請了專家主理一切，全館的事務都能有條不紊，聲譽上的效率也無可限量。他在報館本身大規模地改良之外，對於雜誌的銷路也很注意。因他本人出身很窮，受教育很不易，於是聯帶想起了旁人的景況；他提出很大的一筆獎金，如果有人推廣銷路至相當程度，便可遣送入學，學膳費路費等都可受報館的供給。這辦法提出了以後，便有許多人努力推銷，得獎的人很多，在一九〇〇至一九一九年共發給一千四百五十五人的獎金。在這些人中間，有許多入成了偉大的音樂家，藝術家，有許多人是大學教授和普通教員，也有的是商界鉅子。白克這個方法也是從他苦學的經驗中得來的，若然從小沒有這段困難，也許想不到。

在他們婦女詢問欄裏所收到的信中，可以看出美國的年青婦女對於如何做母親，如何養育兒女，知識還幼稚得很；白克爲了這種情形曾特意到醫院裏去商量，如何才得把那些智識灌輸給她們。這事提出了以後，問題便增多了。詢問欄一部的事務已忙到不得開交，于是便有人提議把這一門擴成函授課，請醫生及專家負責編了講義寄出。雖然也有人反對，但是白克很以爲需要。他們實行了以後很是成功，在十年的中間一共有四萬多母親受婦女家庭雜誌的幫助，有八萬多小兒都受了無上的裨益，對於如何調養小孩的病痛等供獻極大；有時醫生親自至各家助理，指示他們怎樣養大孩子。雖有許多醫生反對，但是也有許多醫生採行他們的方法。

這樣看來，這雜誌簡直和美國婦女生涯打成一片，有不得不讀的趨勢。雜誌裏有養育兒女的方法，各問題都有專家，所以不是一本僅足消遣看看的東西而是少不來的一個指導者。經了這樣的磨勵，這雜誌便生氣蓬勃，築在永年無危的基礎上了，前途也覺鵬程

萬里。

白克的志氣豪放，希望很奢，他雖有了相當的名望，家庭亦已寬裕，但是還不結婚。爲了這個，常有人四散流言，和他開玩笑，對他很不方便，可是白克決不輕意和任何女子發生愛情而至結婚。他的最大目的，是一意辦理那雜誌，使它日上高山。

他發展服務的方法很多，最主要的便是請名人領士寫文章，或是請他們的妻子兒女寫。迭更斯是當代文豪，雖已死了，但是白克還去請他的女兒寫我所認識的父親一篇；他也請俾拆牧師的妻子寫她丈夫的傳記軼事。同時他也請他以前所認識的吉卜寧撰寫文章，甚至跋涉國外，不惜鉅資，四出搜集名人的大作來光耀那雜誌的篇幅，抬高它的價值。有一次白克遠至英國，請首相葛拉德士吞 (Gladstone) 撰文十二篇，白克允出代價一萬五千元；那筆數目在當時已稱罕見，首相沒多大閑空，由他的妻子代筆，白克把簽了一萬五千元的支票送給她，她快活的並不去支取，却把那支票高高的掛起了作裝飾品，以爲榮極一時！

白克這樣奔走請名人撰文的結果，雜誌的銷路不久就增至一百萬份。報館不久就改成刻替斯出版公司，資本五十萬，刻替斯做總理，白克做副總理。

他們所有的資本當然還不夠流通，發生困難的時候，刺替斯便熱心籌劃；白克專意在撰編文章方面，對刺替斯很能合作，像對自己人一般的信任他。後來他們畢竟成了翁婿，刺替斯把他的獨生女嫁給白克。他們所以很是投機，第一在刺替斯也很信任白克，遇有糜費的事情，一些不失望，遇有失敗，無不一而再，再而三的合作奮鬥，共度難關。他們辦事很有主張，對於顧客投登廣告，選擇也很慎重，對於滑頭藥品的廣告一概拒絕。有一次很好玩，有一個作者知道白克不喜結婚，同時反對滑頭藥，便把這二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接連着造起謠來，說白克將和一個販滑頭藥者的女兒結婚；白克見是朋友喜謔，也只能付諸一笑。

他們登自己的廣告也很驚人，有一次出一萬元收買豪厄爾(Howell)自傳一書，却費了五萬元去登廣告。他們做事很見果敢，若然下定了計劃，用去了十萬元不見效力，那麼更用十萬，他們相信到底會收二十萬元的效力的。有一年他們的廣告費竟達四十萬元，在美國雜誌界中可稱空前！

他們的雜誌銷路因之愈見猛進，在全美婦女界的雜誌中間當然是牛耳獨執了！有這樣

的成績，大部分當歸功於白克的努力和刺替斯的奮勇合作。可見凡事獨木難支，非有合作者主義合一，辦事同調不可。

(十四)

一個享有盛名的編輯和一個富裕的報館，也未必便收買得到任何名人的稿件；作者們自有他們個別的脾氣，有時他們會看金錢和名譽像泥土一般無價值。白克有一次去見阿理斯夢遊奇境記的作者，要求他再做一篇相彷彿的童話，那作者請白克吃飯，待他客氣的很，可是始終沒有答應白克撰稿。白克竟一籌莫展，便至法國去見杜馬，把請求他寫文章的目的說了，杜馬說：

「可以的，但是先得付代價，你們美國人盡是些拐騙的東西！」

白克聽了，無名火在他的胸間發炎起來，二人就起了爭論，他們當然不敵而散。他有時熱望地去見作者和藝術家，竟不蒙接見，撞了一鼻子灰回去。白克親至英法等處，備了大價去搜羅名著，但是所得的結果還是這樣；辦雜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時公司裏已有錢建築新屋了；白克很主張美術化，請了一個絕好的美術家，豫備在

新屋的編輯室，會客室裏都畫成極好的圖畫；可是沒有幾天，那位美術家竟一病不起，白克的計劃也成畫餅。失望的事情很多，有錢有決心也未必能成事實。但是白克的努力並不稍受打擊。他很能注意全美的家庭美術化，於裝飾上於建築上無不極力提倡。他選了五十張國內外最好的畫，集成了一套，印刷的十分精緻，去銷售全國，也請教會代售，一經脫版就賣去四千套，同時幫助教會的經費也不少，有幾個代銷的教會竟得代銷費十五萬金洋。總統羅斯福當時目視白克這樣介紹全世界的名畫到各個家庭裏，說沒有人幫助美國家庭美術化有像白克的敏捷和勝利的。白克獲得這樣的成功，都因經過了無數的奮鬥和困難，決不是一蹴即成的。

白克不但改良家庭的佈置和住屋的建築，對於鐵路上的車輛逢有不雅觀的地方也都提倡改善。他經過的路上，看見廣告太多，並且東塗西抹，活像一張一張疔瘡膏，他使把應當反對的收入了他的攝影機，刊登在雜誌上鼓吹改良，更掀起女子們特別表示同情，促成實際的取締。有一家廣告公司想利用一處天然風景做一個大廣告。這事被白克得悉了，他寫信去警告他們停止進行，否則便公然的提出攻擊。這廣告是為推售婦女用品

所做的，所以很怕白克的反對，但是他們竟因此成怒，說欲收回那廣告公司在雜誌上所登的廣告。白克並不慮及減少了收入，辭正義直的覆信說：『這是全然另外一件事；登不登完全是你們自己的利害。』那家廣告公司覺得無理可伸，也就一無舉動。

這裏可以相信白克的勇敢和他清楚的理路。

(十五)

白克和總統羅斯福也發生了很深的關係。羅斯福很嘉許白克從事在報上鼓吹改良市政，家庭，社會的辦法，有一次對他說：

『我雖是一個總統，但是對於四周的影響却並沒有比你的大呢！』羅斯福這樣褒獎他。羅斯福常請白克到他的白宮裏去敘談，羅斯福的祖宗也是從荷蘭來的，所以他們同鄉，更見得親近了。羅斯福比白克長五歲，白克對於他的無論什麼事都很注意，他所有的文章書籍，白克全去買來看，因之常常和他接近，當他是一個英雄。

在那個時候，白克和刻赫斯的女兒結婚了，日期是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他們在離菲列得爾菲亞六英里的地方造了一所新屋，和白克的母親和兄弟同住在那裏，生了二

個兒子，融融一家，當然快活的很。

白克已是四十歲了，他可是還積蓄着錢，想他從小賺錢吃苦也已夠了，到了五十歲可以辭去主筆的職務，自己休息一下了。白克本來很節儉，所以五十歲後不做事也不怕沒飯吃。

羅斯福也很喜歡孩子。在一個聖誕節上，白克的一個兒子病了，白克問他的兒子說：

「你歡喜我送給你什麼禮物呢？」

他兒子的回答很奇怪了；他說：

「我要看羅斯福總統。」

白克等他的兒子病愈了，便領他去見羅斯福；總統雖然很忙，但是寧可把旁的重要事務留着不幹，却很樂意的和他談笑，以後竟也和白克的兒子通訊。羅斯福對別人家的和自己的孩子都一般的親善。

白克也常請羅斯福總統寫文章；這個對於羅斯福確有些難處，因為總統有許多事不便明說。白克當然也明白這些，便請他署假名字，由白克重抄了去排印，所以羅斯福登在

那雜誌裏的文章，祇有作者自己，白克夫婦三個人知道的。總統很忙，但是每月都有他的文章；每次登出以後，讀者都自然而然的很歡迎，互相猜想着那作者究竟是誰，雜誌的興趣也隨之增加。這又是白克的機警，機會遇到了他，決不會在他手指間溜逃得過的。

白克對於有名作家的作品固然很歡迎，但是對於無名的作家也給他們機會。若有稿件，並沒有因作者的有名無名便變動了價值，他們差不多成了一個規則，只要稿件本身清麗可誦都得有登載的可能；因之許多無名作家都很感激白克。這裏合着一個很好的教訓，那就是不能專重名望而忽視了實際。

(十六)

白克用了各種方法振興着他主編的雜誌；有以下這件事，起頭像是失敗，然而實際上還是成功的。

白克因為要知道婦女生活的實況，所以他常是等待着可以接近她們的機會。他常去參加婦女團體的集會，和她們討論各項問題。她們的問題討論的很膚淺，往往幾小時便草草結束，白克寫一篇評論登在雜誌上。這事竟引起婦女界非常的反對，批責的信，雪片

一般的寄給白克，有的促他辭去主筆的職務，有的警告說長此以往便不再購閱那雜誌；白克不以爲自己的批評有什麼失當，也並不退讓。

多少日子以後，反對的喧聲也退了，同時白克提出改良婦女團體的方法，說她們應當多討論社會改良的問題，不必斤斤於文藝，免了畫虎成犬的譏笑。婦女團體的份子還以白克的話爲逆耳，但是也不得不把往時的情形變更一下，採取了白克的方法，多注意社會問題了。那時候仍舊有不少婦女團體的人不購閱白克主編的雜誌，到後來有人看出這抵制很無謂的，雜誌的推銷不久又一帆風順。

白克以後又和她們漸趨合作，成績很好，也有婦女代白克聲明那篇批評本有的好意，各方面對於白克的聲浪便好了起來。辦雜誌的人說話真是不容易，動輒遭人怨怪。

隔了幾天，美國醞釀着女子選舉運動；那又奮起白克的注意了，他便加以研究，很爽直的說美國女子要有選舉權，還沒有到相當的程度。美國婦女界大大的不以爲然，攻擊的呼聲勃然四起，說白克究竟年輕，還夠不上說話。可是這「年輕」二字的攻擊也沒有什麼，年已古稀的哈佛大學校長，老邁的前任總統克利夫蘭，他們也反對女子選舉運動；

就是年長的婦女們也有不少站在反對地位。他們并且都有反對的文章登在那雜誌上。當然，攻擊白克的人便罵他偏心，說持反對論者都是頭腦陳舊的老朽。有一個婦女領袖叫安禿尼的，竟著文罵克利夫蘭個人；克利夫蘭氣透啦，他洋洋地寫了一大篇反罵的文章請白克去看，預備登在婦女家庭雜誌裏。白克很算得寧人息事，他勸着說：

『讓她罵罷，你可不必多費爭論啦！』

白克又說安禿尼年老神疲，并且還病倒在床上；真的，何必多費爭論？克利夫蘭還很激昂，可是他撕去着他的論稿說：

『算了罷，我的怒氣也已洩了。』這論稿的中止刊出，後來發現是一件明哲的事，因為計算起來那論稿登出的日子正是安禿尼病終的日子！

白克也覺得這件事關係重大，銷路上說，如登出了那總統的文章，當然很容易招引購閱，但是為個人道德計，決不能因銷路而犧牲了感情。做主筆的難處是這樣！

當時，白克對於美國女子選舉運動，並未一些不加以贊助，他也登刊贊成美國女子有選舉權的文章，這難處是在閱者只看見反對方面的論調。其實像這麼一個大問題，當然

有從長計議的必要，不能單討論一方面的。各人本有各人的主張，怕婦女們的反對而默然無聲，對於白克是不可能的。

吉卜寧詩家在那時也寫了一首關於女子選舉權的詩，婦女界反對的也很厲害。吉卜寧說那不過是一首詩，並沒有多大關係，便也置之一笑；這也許是作者應有的態度了。

(十七)

有一次，白克和吉卜寧遠遊至英國，在船上他們很有許多興趣橫濃的生涯。白克還會打撲克牌，吉卜寧便教他玩。他們同船也有好幾個新聞家，他們便辦起報來，請白克做主筆。白克鬧着往往和吉卜寧大開辯論；吉卜寧的父親也在船上，聽他們刺刺不休，很覺得煩耳，有一次他恨恨地說：

「我恨不得跳到海裏去把我的耳朵大大的洗清一下！」

青年和老者往往有不能調和的地方，但是年輕人自有許多無謂的爭論，在他們自己雖也是一種豪興，聽的人自然也有厭煩的，對於心平氣靜的老人可更不必說了。

「有其子必有其父。」吉卜寧能成負有盛譽的詩家，也因他的父親訓教有方。吉卜寧

的父親並不誇譽他的兒子的，他聽了白克稱頌他兒子所寫的詩，也只搖着頭說：「不過如此。」的確，做父親爲他的兒子大吹大擂，實在不能使他的兒子有進步的一天。

白克這樁逛東走西的舉動以及和有名的詩人作家的友誼，很引起各方的注意，國內因之常有人請他演說。有一次有人家舉行集會，請白克去參與，白克答應了；可是他在那集會以後還得到別處去赴宴，請白克的人便硬留着他不去赴宴說：

「你去了少不得要減少這畏購買門票的人了。」

這是因爲購票聽白克演說的人，有許多人祇要一觀他本人的風采，他們若在宴會上可以看見白克，當然不再購票了；白克對於這事也祇有好笑。他到各處去演說，人家都喜歡看看他，起先以爲他編輯婦女讀物必有許多近乎女性的地方，可是一見他身軀偉大，言詞朗朗，都格外的表示敬意。白克在外面偶然和人家談起了婦女家庭雜誌，有一個人對他說：

「這雜誌可討厭極了：我的女人期期都得要我買了帶到家裏去；忘了沒有帶去，便老是聽她的嘖咕，彷彿沒有了那撈什子便活不成似的。」

白克不時聽得有人罵那雜誌卑鄙，也有人讚它高尚，批評主筆的好壞也參差不一，白克覺得很好玩。

對於報務，也常有人無理取鬧，有一次有一個人說寄了一元錢到那出版公司裏去，却不見把雜誌寄去，說給主筆揩了油了。白克詳細詢問以後，知道那個鄉間女子把一元錢的鈔幣扣拴在明信片上，塞在沿街的郵筒裏的；這錢那得不丟掉？可見這雜誌勢力的廣播，無智的鄉間女子也想一觀為快！

總之，白克大部份的時間費在編輯室內以外，他也常到國內外去觀察，留意各方面對於他事業上的言論，同時也得搜集資料，擴張眼界。這是身當主筆應有的方針，否則對於他的事業不會有大幫助的。

(十八)

辦理婦女家庭雜誌在白克的心目中是一種奮鬥。他所最認為重要的，不在雜誌的振興，是在雜誌政策的實行和社會的改良。

白克看美國婦女的衣服都根據着巴黎的時裝。他以為那種式樣不好，也不是法國上等

婦女所穿的。他一方反對，一方請人另起新式，同時派人至法國調查巴黎時裝的來源；這來源的確是從巴黎像妓女那般下等婦人那裏來的。也有人便提出獎勵，提倡適合美國婦女衣服的式樣；應試的人很多，成績優美的都有獎金。他們也提出口號說「美國人服美國服裝！」白克這樣的努力，但是並沒有得到婦女界的信仰，她們對於巴黎來的服裝，還是趨之若鶩。白克禁不住失望地說美國婦女不合理性，守舊，以爲她們甚至犧牲愛國心也可以。當時的輿論，大多數人以爲是美國婦女的錯誤，但是總不能實行白克的理想。雖然法國貨的推銷一時退少了些，但是不久又變本加厲地盛極一時。白克也懷志莫洩，祇有浩嘆着美國女子甘心做傀儡罷了！

還有一件事，也不得不叫白克失望。美國的女帽上往往把美麗的羽毛作裝飾。這也惹起了白克的反對，他以爲殺了飛鳥少不得要滅滅自然界的美處，同時也免不了殘忍成心。他運動慈善機關提倡不再採用，也費了多少聰明去運動議會，以後竟通過一條法律，不准運入女帽上作裝飾的鳥毛。各州都有響應，因之運入美國的鳥毛不得上岸銷售。這個祇是白克運動高壓政策的成功，並不是美國女子實在情願的，所以也鮮有效驗。白

對於婦女們的事情於是都很灰心，說她們都很浮泛，他甚至連出版公司的事都不想不幹。有人問他說：

「你對婦女的意見怎樣呢？」

他對婦女起了莫大的懷疑，往往就把「不說」作他簡單的回答。

第三件事便是白克怎樣對付市上售銷的滑頭藥了。這類藥品有的也像中國的秘方，中間也有好的，但是救人不足，害人有餘的實佔多數。白克便派了專家去調查試驗，證實它有沒有毒質，含有毒質的便公然的提出來打倒。有一張廣告很招搖的登在報上，說某夫人在製藥室內怎樣地成功，後經白克調查所得，知道這所謂某夫人，已在二十七年以前死去，他們設法在坟墓上攝取了她的面相，竟說她依舊活着。白克對於取締滑頭藥的事，很見勝利。他檢舉了二十七種滑頭藥，都請專家研究。但也有不幸的事，有一次，一個政府所請的專家竟把一種藥誤認有毒，對方便向刻替斯出版公司提起訴訟，要求賠償損失二十萬金。審判者以為白克的檢查，對於地方上很有益，這次也不過偶然的錯，所以祇叫白克出一萬金，訴訟費由白克擔負。白克却並不因之挫折了銳氣，他還是

一儉孤行，到後來美國人都不贊成銷售滑頭藥，議會對於藥品和食物都通過了特種法律。可見白克的辦報並不專在謀利，社會改良的事他也幹的很出力，雖有人反對或是把停止登廣告來要挾他，但是白克從不屈服。

最後，有人在白克面前提出了兩性問題，白克起初說那不是家庭問題，但是經人一再肯定，便把它研究了一下；結果他認為非常重要，於是寫了論文登載在雜誌裏。當時美國社會還不討論這類問題，以為是不能開口的。白克大大的否認，把不討論兩性問題的不當，和青年們不了解個中的利害，往往涉足花柳的危險一一公開提出。反對討論的人很多，人家也勸白克不寫，寫了會減少雜誌的銷路，白克却預備減少銷路，刻替斯也贊成；後來竟不出所料，反對者紛至沓來，停止定報的兩件堆積成山，雜誌的銷路減了七萬五千。雜誌上所登的廣告也減去不少，也有人在未讀前便把討論兩性的篇幅先撕掉的。但是白克不動聲色，並且還聲明以後他討論的還要嚴重宣佈。可是不久亞當斯，厄力奧特和許多主教，都撰就文章，贊成白克的舉動，有聲望的人都來詢問真相，不像以前的盲加反對了。白克便出版了專論兩性的小叢書，定價低廉，各個女子俱樂部，母親會

那般組織都漸漸的公開研究了。雜誌的銷路又回復了往日的盛況。一反過去的空氣，全美都讚着白克的大成功了。事情在起初當然很難，然而白克認清問題，奮鬥到底。

這些還不是白克奮鬥的終了，他還一件一件的幹着下去哩！

(十九)

白克像總握全國的總統一般，對於什麼事都很關心。有些事純然和他並沒有多大關係的，他也把它們聯帶在他的職務上。他這種態度全是爲人類服務。

他看見公共地方所共用的杯子，以爲容易傳染病菌，有碍衛生，對於小孩子受害更多，便在雜誌上著文鼓吹改善；不久便促成羣衆的注意，都以爲應得改良，就是用也得用自己的杯子，在六個月以後便通過法律，禁用公共杯子。

更有一件無關係的事，那便是有人要利用耐亞噶拉瀑布十分之四的水力生電氣，當時已經政府通過執行了，但是白克却以爲不可。他去見羅斯福總統，伸說那是會毀壞耐亞噶拉瀑布的天然美的。總統說他不能貿然的請求禁止，應當設法給他知道反對者的多數情形。白克便把那瀑布本有的風景和理想中毀壞了的情形，美醜相對的登在雜誌上，說

反對利用水力的，得寫信給他或直接寄給總統。結果大收成效。耐亞嘎拉瀑布也關係加拿大，所以加拿大總督收到的反對信件也很多。不久在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羅斯福總統通過不准利用耐亞嘎拉瀑布的水力而妨礙了它的自然美景。這個看來和婦女家庭雜誌並沒有怎樣關係，但是白克以為這是婦女的審美問題。其實利用天然力作有關生活上的事業也不無理由，但是我們姑不必辨說是非，只是注意白克對於公共事業的熱心，他的努力是應得佩服的。

後來白克還把一個村落坍毀的小城設法振興起來。他用美術的計劃重定所有的建築；人們見得那裏潔美可愛，都很喜歡去居住在那小城裏。同時白克也在雜誌上吹噓，在小規模的事業上他也很成功。這小城重加整頓了以後，便成各城的模範，旁的小城市也漸漸的趨近了美術化。

白克所關心的事真多得很：在七月四號美國國慶日那天，在各種娛樂中他們也燃放煙火，因之燒掉房屋和傷害小孩子的事很多，白克對之很反對，在他編的雜誌裏臨時常有他提議絕禁煙火的評論。他看見鄉間女教員的生活太苦了些，於是極力的幫助她們，使

她們有美好的屋子住，生活上得能安寧。白克也組織女子團體，專教十歲至十二歲的女孩子怎樣代勞母親的責任，做大姊的怎樣當心她的弟弟妹妹那般事。（這項組織的書有上海廣學會出版的幼年母職可以一讀。）這類事情的實行，都因白克對於人生上發生了興趣，在他雜誌的職務以外，他還能注意美的人生，與一般人的生活都起了密切的關係。

(二十)

在白克所做的各樣事情中，現在又多了音樂一門。白克在幼年的時候並沒有什麼音樂根底，在他的家庭裏雖也不懂玩弄音樂的，他偶然要一聆音樂的風韻，也只得到外邊去尋求。他確認了音樂的需要，便請專家製曲作譜，寫出研究音樂的方法去登在雜誌裏。到後來口唱以外，並添了手彈的音樂，像鋼琴，提琴，琵琶一類的研究也都應有盡有了。許多有名的音樂家都是經白克介紹了提拔起來的。白克的妻子現在也懂音樂，會彈鋼琴了；他們不時請音樂家到家裏奏樂，抑揚活潑的聲調，更在他們的生活上添加了無窮的美趣。

在菲列得爾菲亞成立了一個音樂隊，可是他們的經費很絀，遇有用途也只靠幾個人填借款項。白克以為這不是長久之計，計劃着在五年中籌集基本金，他允許在這時期以內的開支都由他一人負責。籌款的結果很好，那音樂隊於是有了永久的基礎。這事情似乎和白克所編的雜誌沒有關係的，但是婦女們很需要音樂，白克把音樂的智識灌輸給各個家庭，使他們精神上都有無上的愉快，這是極有見地的。在那城市裏，各家的音樂興趣飛一般的增加起來，因為那音樂隊不是屬於個人的而是公有的了，捐款的人竟有一萬四千多人。

同時婦女家庭雜誌的盛況更青雲日上，銷路增至一百七十五萬份，並且這是都屬實際上售出的數目。所以能有這樣的情形，都因登了名人的著作。白克有時也特請名人到各地調查實況，撰寫報告，婦女家庭雜誌的資料因之豐富得很，銷路的增多，自然是意中事了。此外，也因白克重視實際，不尚高調，和家庭生活發生了不可分離的關係。白克的聲望日高一日，羣衆敬佩白克的人格的结果，同時也提高了他偉大的事業——婦女家庭雜誌的價值了。

(二十一)

白克主編婦女家庭雜誌所以能日臻佳境，歸納起來他有以下幾個秘訣：

- 一，有奮鬥的精神，萬事不怕吃苦。
- 二，朋友衆多，因之稿件不慮缺乏。
- 三，所著稿件，不是閉門造車，實能適合實際生活。猶如他把人家家庭的美點攝登在雜誌上，提起閱者的注意和改良，把良好的圖畫刊出，說那是在某家庭中所掛着的，外面不易輕見的，讀者當然更見重視了。足見他的著作並不是憑空的。
- 四，作事專一。他雖然有另外的報可以辦，但是他不幹；他雖也做社會服務的事業，但是那些他以爲都是和他的報務有關係的。
- 五，無論何稿都親自批閱，加以增刪。就是總統，詩人的稿件，遇有不妥的地方，他也改削，不合格的也擯棄不登。這是他辦報和旁人不同的地方。
- 六，白克分析他自己有二個人，一個是主筆，一個是他本來的人。他自己有自己的主張，但是他把辦報的事做前提，把讀者做主體，從不參入自己的私意。他想

辦另外一種報，要發洩他的自我，可是因旁人的反對，也就犧牲不幹了。

七，正像以上所說過的，他的成功是因他有很多的朋友，但是所以有這成效，也

因他在菲列特爾菲亞城中曾有密切的社交。他把報務做了中心，和藝術家，音樂家都發生了個人友誼，混旋在社會生活裏。

雖然這樣，白克也有錯誤的時候。有一次當地跳舞像是很風行，白克也很贊成，便在雜誌上著文提倡，可是人家都很反對，他自己知道錯識了羣衆心理，雖然當時來了一位有名的俄國舞家，白克及時紹介，但是也無從挽回那反對的聲浪了。這只是一個例子，白克雖有了幾十年的辦報經歷，但是也有這麼一天，可知這事可真不容易呢。

以後，白克對歐戰也很熱心。在我們看來那和雜誌沒甚關係；但是當然啦，他也有愛國心，誰禁得住感情的勃發？因之，他把力量消耗在戰爭上，對於雜誌未免顧此失彼，很受損失了。現在看來，他應得反對戰爭，但是他卻義憤填膺，甚至親上戰場。這也是當時環境關係，實際上他也許不是那樣的。因他在炮火裏經過了十晝夜，目視各種慘痛的情形，枉死的人很多，他也自然而然的感傷起來。有一次在戰場上，他無意地踏在一

個戰死了的德國兵士身上，這一嚇給了他，在戰場上最後的一個刺激，他再也不願看見戰爭了！

(二十二)

在那幾年裏，白克上昇着的聲望差不多到了最高度，有許多學校都把名譽學位送給他。一九〇七年有一個大學竟送他法學博士的學位，一九二〇年又有一個大學贈給他一個法學博士，一九二三年又有一個大學給他同樣的榮譽，同年還有一個大學把博士學位送給他。這樣，白克便有了四個博士頭銜，但他在自傳裏並沒有提起，可見他是一個腳踏實地而不尚虛榮的人。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哥倫比亞大學對於最好的傳記有一筆獎金，他們選出在一九二〇那一年裏白克的自傳最是超卓，那年的獎金便屬了白克。除了這本自傳以外，白克自己寫的書很多，有一本書很有趣，書題是我爲什麼歡喜貧窮，裏面大概說貧窮足以磨練個人，促進本人向上的毅力。旁的書很多，但是和他沒有多大關係，所以不多介紹。

白克對於美國的文化，有幾點他不很贊成：一，他以爲美國太糜費。這個和白克的習

慣卻很相反，因為荷蘭人的習性很是節省的。二，美國人做事不徹底。「好了」，「就這樣罷」，便是他們工作時通常的說話。他們希望快，但是不求精細。白克呢，卻主張勤奮徹底，時間的快慢還不算什麼一回事。所以他編了三十年的雜誌，有一部分須得詳加審慎的事，只有他本人可以做得。三，公衆學校的程度不十分好，教授英文不很細心，對於外國來的人很有影響。四，美國青年不重視法律，雖然條律繁多，但是不肯遵守。在荷蘭，人們對於公事人都很恭敬。美國的孩子往往嘲笑警察，有時也怕他們，可是並不敬重，做了壞事只要不被警察捉住便行，沒有非法不非法的觀念。五，美國人對於選舉每多盲目，沒有多大教育。當地的人也許清楚一些，但是僑民和工人却莫名其妙，那是應得急於施行訓練的。

以上幾點也許是美國應當改良的地方，但是近年來使僑民美國化，選舉，守法那般事，已有顯著的進步。糜費也許是富人們的習氣，也是環境關係。白克所最贊成的是在美國有很多的機會，窮苦的人也得有機會升高。白克的見地很不錯，在美國的確有很多的機會，只要自己爭氣，不怕沒有出路。在中國簡直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美國可不是這樣

了。

在我們現在看起來，中國雖是一個共和國，但是離共和國的真義遠遠的很；真正的共和國，應得使人民有謀出路的機會，可是中國的人民所有的，可說是死路一條！說句感情話，白克若生在這裏，也祇有一生一世去揩玻璃窗，賣報紙了。在中國死氣沉沉的環境裏，像白克那樣的人可不知埋沒了多少啦！但是我們不當絕對悲觀，奮鬥的程度和教果本來沒有限制的；也許中國正期待着更能奮鬥的人，產生着更偉大的白克呢！